

口述

儿时的火镰

□ 刘书林

今天,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记忆中的老物件——火镰。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,火镰可能是一个陌生的物件,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,它却是许多家庭不可或缺的取火工具,承载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生活气息和温暖记忆。

用火镰取火需要三种工具:火镰、火石和火绒。火镰是一个扁平的钢铁制品,一端稍尖,另一端略宽,形状像割草的铁镰头。它还有一个连带手柄,方便握持和敲击火石。火石是一种坚硬的燧石或石英石,敲击时会产生火星。而火绒则是用干燥的植物纤维(如艾草、棉絮或麻絮)制成的,极易被点燃。当火石敲击火镰,火星就落到放在火石上面的火绒上,刹那间,火绒就会燃起来。人们用它来点燃灶膛软柴、油灯甚至旱烟等。

为了方便使用,人们通常将火镰、火石和火绒装在一个小袋子里,随身携带。在我的记忆中,爷爷总是随身带着一个装火镰的袋子,那是奶奶用黑色粗布缝制的,朴实且耐用。爷爷的火镰大约8厘米长、3厘米宽、2到3毫米厚。他喜欢抽旱烟,每次从田里劳作回来,都会坐在院子里的大槐树下,掏出烟袋锅,装满碎烟叶,然后用

火镰点燃。我常常蹲在一旁,目不转睛地看着爷爷熟练地操作:他先从系在裤腰带上小袋里掏出火镰、火石和火绒,再揪一小团火绒放在火石上,左手紧握火镰手柄,右手捏着火石和火绒,用力敲击。随着“咔咔”的声响,火星四溅,火绒瞬间被点燃。爷爷将燃烧的火绒轻轻放在烟袋锅上,眯起眼睛,深深地吸一口烟,然后缓缓吐出烟雾,看起来格外满足。

爷爷虽是个话语不多的人,但每次用火镰点火时,总会念叨一句:“火镰一响,日子就亮。”这句话像是他的口头禅,也像是他对生活的某种信念。他的动作虽然不紧不慢,却透着一种从容的节奏感。用火石敲击火镰时,他的手腕经常微微抖动,仿佛在演奏一首无声的乐曲。

有时候,我会从爷爷手里接过火镰玩。这把火镰经过岁月的打磨,表面泛着温润的光泽,上面依稀可见精美的云龙花纹,仿佛在诉说着它悠久的历史。爷爷告诉我,这把火镰是他的爷爷传给他的。用火镰敲击火石,也是有一定技巧的。我仿照爷爷的敲击动作,但很少出现火花,更燃不着火绒。爷爷见状,总是笑着摇摇头,说: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,慢慢来,火镰也是有脾气的。”说完,他会用宽厚的大手握住我的小手,教我如何调整力度

和角度,再用力敲几下,直到火星终于溅起。

夜晚,爷爷也会用火镰点亮油灯。火镰敲击火石迸出的火星点燃了火绒,渐渐照亮漆黑的房间。黄豆大小的火苗,在油灯上摇曳,照亮了爷爷布满皱纹的脸庞。爷爷喜欢在灯下给我讲故事,讲他年轻时用火镰在野外露宿的经历,讲火镰如何帮他度过寒冷的冬夜。

火镰不仅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光明,也承载着爷爷对我的关爱。那年我发高烧,嘴里一直喊着要喝水。昏沉中听见火石急促的敲击声,睁开眼时,油灯正把爷爷佝偻的身影投在土墙上。在微弱的灯光下,他喂我喝水,还用温毛巾为我敷额头。那一夜的火光,成了我记忆中最温暖的颜色,仿佛能驱散所有的病痛和恐惧。爷爷一边照顾我,一边轻声念叨:“别怕,有爷爷在,火镰一亮,病就好了。”他的声音像一剂良药,让我安心入睡。

我还记得爷爷从田间回到家,帮助奶奶做饭的情景。他先往灶膛里填把软柴火,再用火镰将火绒点燃,然后鼓起腮帮子,慢慢把火绒吹出小火苗,再把软柴火引着。火越烧越旺,映得爷爷的脸红彤彤的,时间不长,我就闻到了饭菜的香味。

秋收时节,火镰更是不可或缺的



火镰

家什。那时,白天把从生产队里分到的带皮玉米运回家,堆放到院子里。夜幕降临时,爷爷就会用火镰把一个提灯点着,挂在高处,让全家人剥玉米皮。

每年除夕夜,家家户户都会点燃油灯和蜡烛,迎接新年的到来。那时,爷爷会用火镰点燃家中的两盏高火头油灯,灯火映照着全家人的笑脸,温暖而祥和。爷爷说:“火镰点灯放光,新年满屋亮堂堂。”除夕夜的灯火通明,象征着来年的富足和希望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火柴和打火机先后替代火镰,乡下也不见了火镰的踪影。火镰不仅是点火的工具,更承载了那个年代的生活记忆,见证了祖辈们的辛勤与智慧,它已成为我心中一段珍贵的记忆。(图片由作者提供)

□ 乔玉璞

我老家在阳谷县阿城镇赵店村。我村地势低洼,秋季易涝。20世纪70年代,生产队里年年种高粱,除了收获粮食,还能收获高粱秸,也叫秫秸。秫秸韧性好,不易折,拉力强,打成箔子可盖屋,可晒庄稼,还可以夹隔山墙等。可我家一般没有这种需要,又不舍得当柴火烧锅,就拉到集上卖。

那时候,我在本村上小学,连续几年,开春不久,我都要帮父亲到张秋或阿城集上卖秫秸,每年至少一次,有的年份队里分给的秫秸多,一次卖不完,要两次或三次才能卖完。赶不上星期天,就向老师请假去卖。

那时候,社员都没有拖拉机、三马车,唯一的运载工具就是地排车,用双脚来回丈量卖秫秸的里程,这可是个出大力的活儿。

当时,从我家到张秋、阿城全是土路,且坑洼不平。地排车装着高高的秫秸,重心上移,不停地左右晃动,翻车是常事儿。装车子一定要装得结实匀称。这是个技术活,有一定难度,我父亲这方面很在行。他还讲究几何、力学原理,照顾车子前后平衡、左右对称,不前沉不后沉。

秫秸有两米多高,一个个秫秸捆儿圆滚滚的,有两捆粗,呈圆锥状。地排车有一米多宽,连同车辕、车尾长3米左右。如此,装车子只能纵向装,横向装会影响交通,也不安全。

父亲先在车厢起底,装四捆儿,将车厢填平、压实。秫秸棚靠近车辕子一端,这叫起底,给人留出架车辕子的足够空间。

卖秫秸

然后,在车帮前后各横向绑一根粗棍,呈“井”字形。再在担棍上一层一层地向上摆一捆儿一捆儿的秫秸,每一层都用麻绳横向与车子绑实,大约装四五层,第一层放六捆儿,第二层放五捆儿,依次递减,其宽度依次往里缩减。每层的秫秸棚都指向车辕一端。这些麻绳如同钢丝一般将秫秸与车子箍成一个结实实实、下宽上窄、重心靠下的躺着的圆锥体。

每一回,都是父亲拉车,我在车子左或右拴一根麻绳在车辕前端拉,麻绳在左肩攀过,左胳膊肘上勒着,每一回都勒得肩膀、胳膊肘通红,好几天才能好。

有一回,我们去张秋卖秫秸,高高的车子,走起来如同移动的一个大柴火垛,那天,刮起了三四级南风,我们一路顶风,走起来很是费劲儿。如果风再大一点儿,根本拉不动。一路上,只听到车子“咯吱咯吱”的响声,鞋子与地面摩擦发出的“嗒嗒”声。那时候,刚过二月二不久,乍暖还寒,即使脱掉了秋裤、棉袄,穿单裤单褂,头上豆大的汗珠还是不停地滴下来,潮湿了衣裤。一停歇,便打寒战。十多里路程,早七点出发,九点才到张秋西南角的柴火市。

柴火市里很热闹,除了卖秫秸的,还有卖豆秸的、卖谷子秸的、卖山芋秧子的等,很大一片。张秋的柴火市在方圆几十里非常有名,河南夹河、吴坝

的都在此买卖柴火。有很多卖柴火的是牲口拉的地排车,将卸下的牛马驴拴在一旁,牛在“哞哞”地叫,驴在“嗯啊儿”地叫,马在不停地打响鼻儿。有推着木轮平板车的,上面放着小筐箩,在不断地喊“热山芋”;有背着麦荻儿编的筛子的,喊“烧饼课子”;还有扛着筛子的,喊“热馍馍”。他们都拖着长腔,不停地在柴火市来回穿行,不断地“勾引”人们的食欲。张秋的高桩馍馍、红瓤热山芋最好吃,馋得我直流口水。

买柴火的人一圈圈地围着柴火车子逛,挑花了眼。一有人靠近我家车子,我和父亲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我家的秫秸成色好,又高又直,喊价当然高,人家一听,嫌贵扭头就走,我父亲顿时满脸愁容,无奈地叹气。到中午一点钟了,也没人买。眼看着集上的人越来越少,我家的秫秸这集是卖不掉了,没办法,只好原车拉回。

父亲曾许诺,如果卖了秫秸,就给我买红瓤的热山芋吃,可这回没卖掉,热山芋就别想了。其实,父亲兜里也带着几毛钱,是为万一车胎漏气或爆胎修车子用的,这个钱不能动。柴火市附近有一茶馆,桌子上有冷好的白开水,一分钱一碗,父亲也不舍得买,更别想买热山芋、热馍馍了。

返回的路上,父亲一句话也不说,懊恼、沮丧萦绕在我们心头。我从心里埋怨父亲不该喊价过高,给钱就卖有多好,可这句话,憋肚子里不敢说,

怕父亲嚷我。

如果卖掉秫秸,不光能吃上热山芋,而且拉空车回家,我俩可轮流拉车,一人坐车,我力气小,也能拉一段,让父亲坐车上歇歇。可是没卖出,只好饿着肚子拉重车回家,累得腿发酸,头晕眼发黑。

回到家,已是下午三点钟了,父亲将车子停靠在大门外,快步流星地奔向大水缸,抡起舀水的大瓢,舀一满瓢水,一口气喝下,因为喝得太快,水从嘴角不断地流下来。我拿只大碗,也喝将起来。母亲在一旁看了直笑。母亲给我们留了饭,父亲坐在灶火窝里的小凳子上,仍默不作声,母亲从算子上给我俩拿窝头,父亲从母亲手里一把抓过来,母亲一看父亲脸色铁青,很是难看,也不敢言语。母亲给我俩拿了窝头,再给我俩盛上玉米粥,屋里一片寂静,只听见我俩喝粥的声音。

又隔了两个集,我们将秫秸拉到阿城集上才卖掉一半,父亲给我买了热山芋,兑现了他的诺言。回来的时候,秫秸少了一半,拉着也轻省了许多,才不像上次那般懊恼、郁闷了。又赶了一回张秋集,才都卖完。

父亲一人赶集,从来不舍得在集上买包子、烧饼吃,连碗水也不舍得买,无论多晚都赶回家吃饭,母亲每次都给留饭。他们那代人,小时候挨过饿,知道挣钱难,很节省,几乎到了“抠门儿”的程度。改革开放后,日子才真正好过了,父亲才不那么“抠”了。

小时候,跟着父亲卖秫秸的事儿,已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(本版有些文字涉及方言,仅用其音)